

我家屋后那条路

○吴新华

我家处在古镇塘栖的心脏地带——丁山河村，与碧波荡漾的丁山湖遥遥相望。有那么一条路，它静静蜿蜒在我家屋后，穿越于星罗棋布的池塘、河流，诉说着关于古镇的历史故事。

1986年夏末，我去宏畔中学读书，要经过屋后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路面窄小，路两侧树木、甘蔗等长得茂盛，总有些不安分的枝桠伸展到小路上，行人经过都得费力地将枝蔓推开。而我每每经过，手臂上总会留下深一道浅一道的鲜红血痕。最让我害怕的是经过西头那座叫“坍桥”的木桥。长短不一的木板零散地铺在桥面，露出一个个可怕的缺口。脚一踩上去，木桥就“吱吱”地叫唤，给人摇摇欲坠之感。一到下雨天，踩在湿滑的桥板上，心惊胆颤，年少的我只好选择爬过桥去。

1991年初春，政府打通了丁河与宏畔的公路，“坍桥”被改建成五米多宽的石桥。于是，水泥桥成了我溜达的好去处，我喜欢站在桥头极目远眺。要是遇上雨天，走在小路上就尴尬了，雨靴外常常黏着一团怎么也甩不掉的烂泥巴。我蹒跚地前行，有时陷入泥泞，使劲一抬脚，脚是拔出来了，雨靴还静静地嵌在泥路里。

大约过了两年，施工队在路面上倾倒塘渣，此处便成了塘渣公路。我与众多农村青年一样，将交通工具由自行车升级到摩托车。漫天飞舞的灰尘伴随拖拉机的噪音在房前屋后萦

绕。最让我揪心的是公路上那些不规则的尖石子，两三个月就能把我那辆崭新的摩托车车胎齿轮磨平。记得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骑摩托车回家，前轮不小心撞上一块石头，车子瞬间失去控制，我连车带人坠入了路边的池塘。

1996年，政府出资用水泥浇平了那条凹凸不平的塘渣路。之后，我在镇上买了房子，开上了人生中第一辆轿车。每次开着小轿车回老家，我就将车停在屋后那条水泥路上。走在更宽更靓的公路上，轿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身边飞驰而过，两侧鳞次栉比的漂亮洋房在乡村大地上不断崛起。远远望去，西头那座石桥又改建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开着新轿车回老家，那条公路居然又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乌黑的柏油路。路两旁是整齐漂亮的竹篱，几只美丽的白鹭在竹篱上起起落落。走进家门，我意外瞥见墙角放着绿色和黄色两个垃圾桶。父亲告诉我，村里刚刚启动垃圾分类工程，家家户正在比学赶超，比谁家干净，谁家漂亮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年汉子，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美丽的样板村，我家屋后那条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见证且享受了物质、精神的双丰富。期待下一个三十年，屋后那条路再次带给我惊喜和意外。

墙头花开亦妩媚

○蔡宗真

租住在二楼公寓，楼下主人很喜欢花，也熟谙花道，院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各色花盆，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儿。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有些我认得，譬如月季、茉莉、海棠；有些我叫不出名字，只知道花儿奇特。有一盆花儿如火焰似的，一问才知道那叫三角梅，是南国才有的花。

清晨及傍晚，主人经常手持剪刀，弯腰给花儿修枝；或提一把水壶，缓缓地给花儿淋浴；或凑近花叶，仔细捉拿每一个小虫贼；忙完了，点起一根烟，悠悠地望着，就跟书画家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可不，花儿也是画，而且是活生生的画啊！

满院子的花，争奇斗艳，如同举办花展一样，推开窗户，姹紫嫣红一片。我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儒雅的邻居，伏案疲惫之余，踱步到窗前，只要望一眼，就能松弛我的视觉神经。

我的一位同事就没我这么幸运了。他常向我抱怨，楼下户主养了一群家禽，饱受屎臭不消说，还被此起彼伏的啼叫吵得无法安宁。

孔子曾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由此看来，这择邻而居果真大有讲究。

我那楼下主人可不满足于满院子的万紫千红，他还搞起了立体栽培，在南墙和东墙的墙根，分别栽种了会攀援的花儿。

东墙根种的是一株蔷薇，长得挺快，去年栽下，今年春天就爬满墙壁。一根根嫩枝在墙头翘得老高，似乎远远地在我打招呼。

初夏，蔷薇开花了，一络络的，如同凤冠上的珍珠玛瑙。粉红的花儿，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招引蜜蜂嗡嗡

地飞来飞去。清晨，娇嫩的花瓣上，沾满晶莹的露珠。

蔷薇花开的日子里，我的心情也特别好。只要嗅到那香味儿，思路仿佛开阔了许多，心中的话儿在笔端流淌不尽。我还手捧茶杯，特意站在窗口，让那馥郁的花香掺和着清淡的茶香，一同进入我的肺腑，涤去郁积于胸的烦闷。

料想不到的是，一场夜雨袭来，蔷薇花惨遭不幸，满地七零八落的花瓣，看着直叫人心疼。可这蔷薇生就韧劲十足，几天后，又是花蕊满枝，花香四溢。

东墙有了装扮，南墙也应点缀。主人在南墙角扦插了一棵凌霄。也许是看中这地方，阴凉潮润，不必担忧曝晒和干渴，而且昼夜里并不寂寞，墙根有几丛茶花，斜对面还有妩媚的蔷薇。

凌霄得天时地利人和，沿着墙壁急急攀援直上，几个月后就将绿色涂满南墙。就在我惬意地享受这养眼的绿意时，纤细的枝条尖端，吐出朵朵火红的花儿，其色彩之浓艳、耀眼，远胜于五月的榴花。“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榴花羞赧地藏在绿叶，凌霄花却大大咧咧地舒展在枝头。喇叭形的花瓣，似乎在向天吹奏着欢快的乐曲，确实有一股凌于霄汉的气度。

就在我对凌霄赞不绝口时，墙上又有几根绿色细茎在悄悄蔓延。起初，我以为是葫芦或是丝瓜。不久藤蔓上开出喇叭似的紫红花儿，原来是牵牛花！一朵朵牵牛花，一齐昂首绽放，如同在吹奏一支美妙的晨曲。

在无声乐曲的伴奏下，院子里愈加欢闹了，群芳竞艳，我们都痴痴地醉了。

邮箱：fk01meilizhou@163.com
来稿请寄：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朝阳东路185号
余杭晨报社专刊编辑部“美丽洲”栏目收

余杭百年 建制多变 兼谈对“老余杭”一词的解读

○周如汉

民国以来，今天杭州市余杭区地域建制多次变更，现将历次变更情况叙述如下：

在清代，今余杭区境域，设有三县：余杭县、钱塘县和仁和县，同属杭州府。

民国元年(1912)，当时上面规定，凡同城设治的县须合并，故原同设治于杭州的钱塘、仁和两县合并为杭县。杭县与余杭县同属钱塘道。

民国16年(1927)，从杭县划出城区、西湖、会堡、江干、皋塘、湖墅6个区，设置杭州市。市、县从此分设。民国24年，浙江省设行政督察区。余杭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杭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29年，两县同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36年，杭县改为浙江省直属县；余杭县属第九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2日、3日，余杭县和杭州市、杭县解放。杭县人民政府设在杭州市拱宸桥，余杭县府设在城镇。解放初，余杭县属第九专区(后称临安专区)，并为专区驻地；1953年改属嘉兴专区；1957年又改属建德专区。杭县，先属杭州市，1949年12月改为直属县；1951年12月，又属杭州市；1952年12月，仍为省直属县。1953年12月，杭县县政府驻地迁临平镇；1957年9月，再属杭州市。

1958年，杭县、余杭两县的建制先后撤销。4月，撤销杭县，分建为临平、塘栖、三墩、上泗4个县级区，驻地分别为临平镇、塘栖镇、三墩镇和转塘，加上由原杭州市郊区改名的笕桥区，共同成为杭州市郊区。10月，4个区成立了10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区建制撤销。1959年3月，临平、亭趾、九堡、塘栖、四埭5个公社，加上笕桥公社，联合成立半山(人民公社)联社(县级)，驻临平。同月，以杭州市拱墅区为依托，与良渚、东塘、

三墩、留下、上泗5个公社联合成立拱墅联社(县级)，驻拱宸桥。1960年1月，半山、拱墅两联社合并称钱塘联社(县级)，原拱墅区仍划归杭州市城区。钱塘联社属杭州市，驻临平。

余杭县1958年10月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成立了跃进(后称余杭)、仓前、石鸽、长命、仁爱(后称潘板桥)、双溪、黄湖等7个公社。余杭县建制撤销，并入临安县。1961年3月，又将原余杭县境域从临安县析出，划入钱塘联社。

1961年4月，撤销钱塘联社，改为县建制，定名余杭县。笕桥公社和上泗公社全部、留下公社的大部分划杭州市区。余杭县县城设临平镇，隶属杭州市。对此，有人以为这新建的余杭县是原余杭县和杭县合并而成的，这是误解。其实在1958年原两县建制都已撤销，何来合并？1961年4月成立的余杭县是新建的余杭县。还有人说是余杭县并给杭县(钱塘联社)，更是误会。

1994年4月，撤销余杭县，建立余杭市，仍属杭州市，以临平镇为治所。

2001年3月，撤销余杭市建制，改为杭州市余杭区，区政府驻临平镇。

近来，社会上出现了“老余杭”这个词。对这个词究竟所指何处？代表何地？说法似乎大同而小异。下面说说我对几种看法的浅见。

一种说法是在1961年4月新建余杭县时出于对原余杭县的怀念，就用“老余杭”来代表原来1958年10月撤销前的余杭县。这种说法，不久就消失了。因为1961年4月余杭县新建后并没有对原来的余杭县在工作上、政策上、人事上有什么不同，是一盘棋，

“老余杭”这个词对原余杭县的代表意义很快就消失了。

另一种说法是以“老余杭”来指代“余杭区”。我们知道，1961年4月余杭县新建后，下面是设了五个区：临平区、余杭区、塘栖区、三墩区、瓶窑区。这余杭区是一个新建的县属区，管理原余杭县一半左右的境域，另一半属于瓶窑区。因此把新建的余杭区用“老余杭”来指代也不确切。倒是后来，在2001年3月余杭撤市设区后，这先后两个余杭区就有了质的区别：前者是县属区，后者是杭州市市属区。把原来的余杭区叫“老余杭(区)”，倒还有些道理。

又一种说法是以“老余杭”指代“余杭镇”，这也不完全确切。因为以前并没有余杭镇。1958年原余杭县县城叫在城镇而不叫余杭镇，虽然原余杭划归临安县后，一度把跃进人民公社改称余杭人民公社，还建立过临安县余杭镇，但时间都很短，很快便撤销了。1961年4月新建余杭县后，正式设立余杭镇。所以余杭镇作为镇名并不老，说指代现在的余杭街道，那更不能叫“老”字了。

那么“老余杭”究竟作何指代呢？我和余杭街道的老朋友、老先生、老居民、老写手都曾作过探讨，大家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老余杭”应该是一个地名的概念，是指代现今余杭街道及其邻近这一片土地，“老”是说这个地名历史悠久。所以1958年前属余杭县的黄湖、百丈等地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属余杭区的闲林、长乐、中泰这些地方都很少有人再把它叫作“老余杭”了。

但更重要的，“老余杭”是代表着一长串悠久的历史，是一大批人念念不忘的乡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张炳林

话说东明晨钟

净慈寺募捐。有他所作之诗为证：

出山修净寺佛殿示众

三十余年不出山，只缘接物到人间；
烟村水窟朝行转，柳巷花街夕往还。
贫富领囊同助力，贤愚仰慕尽开颜；
闲闲钳殿功圆毕，依旧回山独掩关。

慧因禅师不愧为享有盛誉的一代高僧，当他到了杭州城之后，立即引起轰动，杭州城的缙绅纳子几乎倾城出动，迎其法驾，请其上堂开示布道，弘扬佛法。没过几日他就募集到一大笔修缮大殿的资金。待净慈寺大雄宝殿修复资金落实之后，慧因禅师立马返回东明寺，回山后写诗云：

净寺归来众

株守林泉三十载，一条拄杖两眉横；
去来不用纤毫力，试问云水会来会？

这件大功德事情在当时佛教界也引起不小反响。《武林梵志》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439年春，当时的净慈寺住持宗妙，迎请颇具声望的慧因禅师出面集资重建。慧因禅师便在杭城凤山、武林等城门口张榜募集资金，希望杭州市民一人捐一钱，三日为限，三天之内共募得三十万缗，于是，净慈寺大殿得以重建。”从此东明寺与净慈寺便结下了百年佛缘。

慧因禅师享有崇高名望，其嗣法弟子就有上百人，受戒受教者更是多达上万人。1441年慧因禅师圆寂停柩的七日，杭州各界人士与百姓纷纷前往东明寺，为其送行者竟有数千人之多。杭州北山的凤林寺还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爪发衣钵塔，以示纪念。净慈寺更是将慧因禅师的画像供奉于祖师堂内，并记载于《净慈志》之中。

净慈寺的“南屏晚钟”是众所周知的名胜。钟楼因紧靠南屏山而得名，是西湖十景之一。每天夕阳西下，那深沉、浑厚的钟声便在苍烟暮霭中回响，故称“南屏晚钟”。

君不见：日出东明，霞光万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东明寺的钟楼便会发出悠扬的钟声。钟声浑厚圆润，响彻远近峰壑，余音缭绕，直至杭城近郊亦隐隐可闻，此为“东明晨钟”也！

而东明晨钟更与当年明朝逊帝建文君的故事相关。“靖康之难”建文帝来到东明寺避难出家，躲过了燕王朱棣的追袭。据传建文帝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最后风光还朝，返回京城长乐宫安享晚年。所以此钟更有“逢凶化吉保平安”的神奇色彩，故当地百姓便把东明晨钟称之为“平安钟”。

不过历史乃是沧桑，岁月恍如云烟。寺院与其它事物一样兴衰变迁无常，东明寺在其千年历史上也是几经兴毁。据8岁就到东明寺的金苗姑老人回忆，东明寺及钟楼最

后一次是焚毁于1942年农历七月廿九侵华日军之手。梵宇颓废，东明晨钟亦从此沉寂，而那口大钟在解放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被山下的大安供销社当废铜烂铁收购处理掉了。为了重现东明晨钟的雄姿，重聆那悠扬宏亮的钟声，如今在东明寺复建过程中，已经把恢复“东明晨钟”列入重点内容之一。

东明晨钟在历史上既然与杭城净慈寺的“南屏晚钟”有过一段佛缘故事，自然在重修钟楼及铸造大钟时，南屏晚钟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所以在计划中的东明晨钟总重量也将达10吨以上。我们知道，一个寺院的钟，是最能代表一个寺院的特色了，因为它内含着这所寺院的历史文化，故寺院的钟声一直有“声”即“魂”之说。比如苏州城外寒山寺的那口钟，只因唐朝张继那首脍炙人口的“夜半钟声到客船”一诗，让它闻名于世。且寺院的大钟都稳若泰山，端庄安祥，千百年来也是寺院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庄重大器。

目前，恢复东明晨钟之项目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中，首先是恢复古钟楼。拟以文物修复方式进行原样修复，其建筑风格为明清重檐二层楼阁式建筑。

“东明晨钟”的复铸当然也同步进行。依据佛教规制，从东明寺这座江南临济宗祖师道场的悠久历史以及东明寺现有的史料来看，在其上千年的历史中，曾有多位高僧大德驻锡于寺院，且临济法脉流传有序，特别是明初时，临济宗第23世东明慧因、24世海舟普慈、25世宝峰明暄，这连续三代高僧将东明寺建设成为临济宗的祖师道场，形成了第一个高峰。尔后第31世山茨际际、第32世孤云行鉴、第33世愚山超藏等，又将东明寺带入了第二个高峰时期。直至传到如今东明寺住持可潜法师，如此绵延千余年的禅宗祖脉，生生不息。如果能将千佛之名铸于东明晨钟之上，莫不是一大创新之举？因此目前的设计方案考虑将复铸的大钟设计成一座“千佛钟”。

何谓“千佛钟”？佛教向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千佛名，所谓“千年古刹，千佛相汇”，浩浩三千佛号铸就成东明大钟，此必为天下第一“千佛钟”也。试想，每当新年来临之时，日出东明，青山如洗；庄严钟楼，沐浴霞光。东明晨钟敲响，“一撞一声经一部”，钟声宏亮远播，气势恢弘，余音袅袅，这是多么感人的场景呀！我们要让东明晨钟带给人们幸福、吉祥。

“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保平安，度众生。”我们将以虔诚之心，集众人之力，殷切期盼东明晨钟早日鸣响于东明山。



东明山位于杭州良渚安溪之北，为浙北天目山之余脉。东明山林木茂盛，青葱蓊郁；山花烂漫，峰峦起伏。而位于山腰之中的东明寺，便是驰名江南的佛教临济宗重要丛林之一。

早在一千多年前，禅宗第4世紫玉道通禅师就在此开设道场，弘扬佛法，故东明山曾名“古道山”。到了明永乐六年(1408)临济宗第23世东明慧因禅师来此寻访古道场，见其峰峦秀拔，颇有灵气，遂在此居住修行弘法，不久将东明寺建成恢弘之法窟，后又由其法嗣第24世海舟普慈、第25世宝峰明暄相继接任法席。于是东明寺在三代临济宗高僧的努力之下，道幡高扬，宗风大振，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高峰，被后人誉为“浙西之有东明，犹中州之有熊耳，岭南之有曹溪，是皆佛祖血派之所联，蜀人天目目之所恃”。如此之高的评价，足由此可见东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了。

东明寺当年缙绅云集，纳子信徒纷至沓来，香火甚旺。寺院背后的大遮山，则形如一道巍巍屏障；左右两侧分别是东、西双髻峰，与左前方的香炉峰遥遥相望，正南面则是照山相对应，恰如天然玄关。

登寺眺望，近处是东明山万顷苍翠竹海，苕溪河于山前向东蜿蜒而去；远处则是良渚大地，村落星罗棋布，再远处武林杭城隐隐可见。风和日丽之时，甚至还可以看到天际处的一抹白练，那就是钱塘江。如此一块风水宝地，真是天赐的佛宝胜地。

东明寺除有气势恢弘的无尘殿之外，还有天王殿、藏经阁、法堂、扃云楼、伽蓝殿、祖师堂等。而其另一重要建筑，尤有历史渊源，即法堂左侧的古钟楼，以及那口煌煌大钟。在东明寺的千年历史变迁中，此钟见证了多少沧桑与劫难，每当旭日东升之时，东明晨钟就会响起，宏亮的钟声回荡于山谷深壑之间，传播于良渚大地。此乃古刹东明之一绝也！

东明晨钟与杭州净慈寺的南屏晚钟，更有过一番不解之缘。两钟一北一南，遥相呼应，亦钱塘古刹之一绝也。据清康熙33年(1694)《东明寺志》记载：当年东明寺的开法祖师慧因自1408年来到东明寺后，一直潜心于佛法修持；三十年中仅出山过一次，原因就是为杭城净慈寺大殿的修复。

当年净慈寺作为杭城著名寺院，在其历史上也是屡建屡毁。1437年又不幸遭于大火，大殿颓于圮毁，亟待修复，但苦于资金匮乏，于是净慈寺的僧侣们恳请东明寺慧因大师出山，为修复净慈寺募集资金。慧因得知净慈寺遭遇如此劫难后，佛门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决定破例出山一趟，去杭州城为